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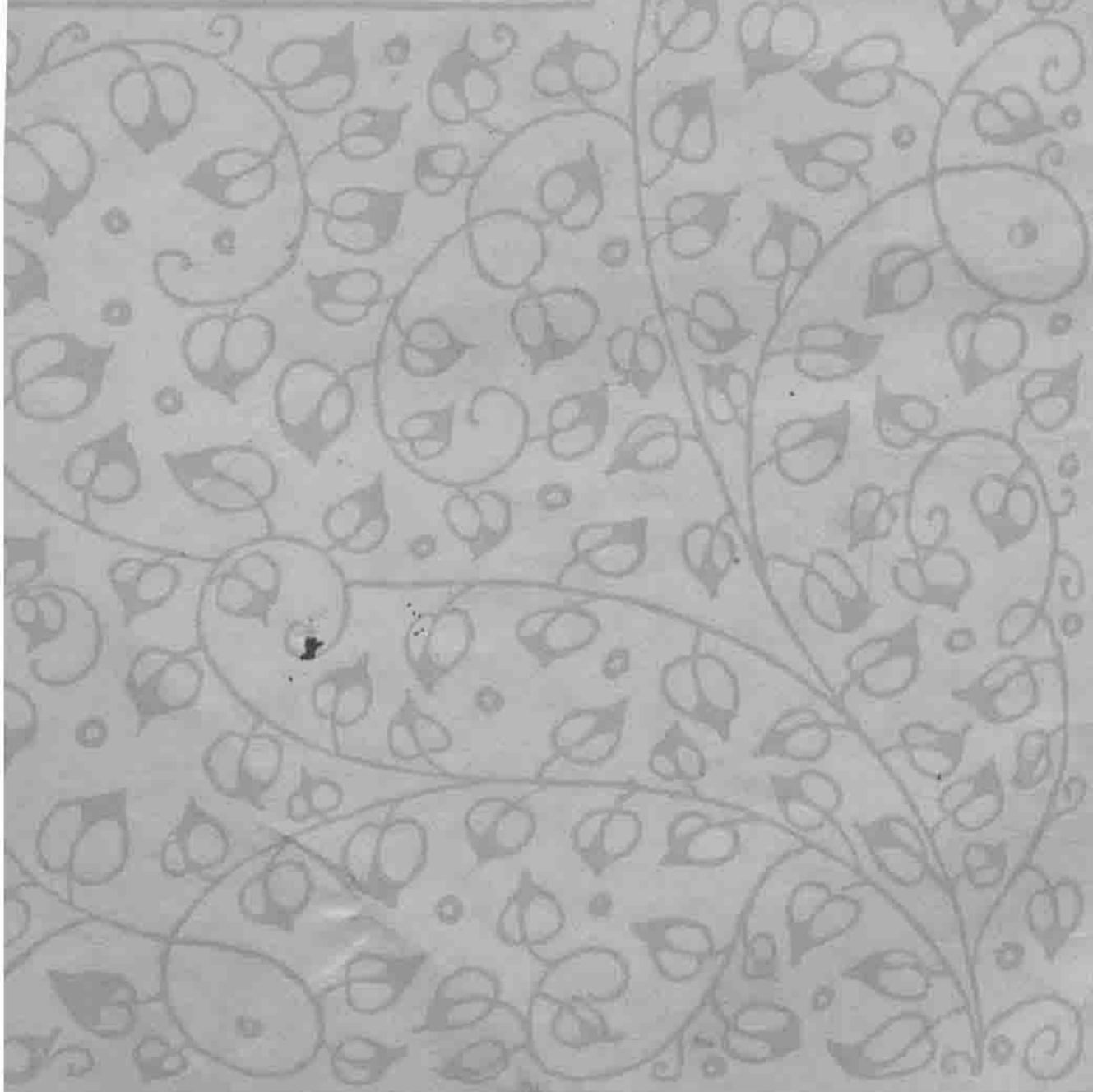
二馬

老舍著

二馬

老

舍著



第一段

1

馬威低着頭兒往玉石牌樓走。走幾步兒，不知不覺的就楞磕磕的站住一會兒。擡起頭來，有時候向左，有時候向右，看一眼。他看什麼呢？他不想看什麼，也真的沒看見什麼。他想着的那點事，像塊化透了的鰾膠，把他的心整個兒糊滿了；不但沒有給外面的東西留個鑽得進去的小縫兒，連他身上筋肉的一切動作，也滿沒受他心的指揮。他的眼光只是

直着出去，又直着回來了，並沒有帶回什麼東西來。他早把世界忘了，他恨不得世界和他自己一齊消滅了，立刻消滅了，何苦再看呢！

猛孤丁的他站定不走啦。站了總有兩三分鐘，纔慢慢的把面前的東西看清楚了。

『啊，今天是禮拜。』他自己低聲兒說。

禮拜下半年，玉石牌樓向來是很熱鬧的。綠草地上和細沙墊的便道上，都一圈兒一圈兒的站滿了人。打着紅旗的工人，伸着脖子，張着黑粗的大毛手，扯着小悶雷似的嗓子喊『打倒資本階級。』把天下所有的壞事全加在資本家的身上，連昨兒晚上沒睡好覺，也是資本家鬧的。緊靠着這面紅旗，便是打着國旗的守舊黨，脖子伸得更長，（因為戴着二寸高的硬領兒，脖子是沒法縮短的。）張着細白的大毛手，拼着命喊：『打倒社會黨，』『打倒不愛國的好細。』把天下所有的罪惡都摺在工人的肩膀上，連今天早晨下雨，和早飯的時候煮了一個臭雞蛋，全是工人搗亂的結果。緊靠着這一圈兒是打藍旗的救世

軍：敲着八角鼓，吹着小笛兒，沒結沒完的唱聖詩。他們讚美上帝越歡，紅旗下的工人嚷得越加勁。有時候聖靈充滿，他們唱得驚天動地，叫那邊紅旗下的朋友不得不用字典上找不出來的字罵街。緊靠着救世軍便是天主教講道的，再過去還有多少圈兒：講印度獨立的，講趕快滅中國的，講自由黨復興的；也有什麼也不講，大夥兒光圍着個紅鬍子小乾老頭兒，彼此對看着笑。

紅旗下站着的人們，差不多是小泥烟袋嘴裏一叨，雙手插在褲兜兒裏；臺上說什麼，他們點頭贊成什麼。站在國旗下面聽講的，多半是戴着小硬殼兒黑呢帽，點頭咂嘴的，嘟囔着：『對了！』『可不是！』有時候兩個人說對了勁，同時說出來：『對了！』還彼此擠着眼，一咧嘴，從嘴犄角兒擠出個十分之一的笑。至於那些小圈兒就不像這些大圈兒這麼整齊一致了。他們多半是以討論辯駁為主體，把腦瓜兒擠熱羊似的湊在一塊兒，低着聲兒彼此嚼爭理兒。此外單有一羣歪戴帽，橫眉立目的年青小夥子，繞着這些小圈兒，說俏

皮話，打哈哈，不爲別的，只爲招大家一笑，露露自己的精細。圈兒外邊圍着三五成羣的巡警，都是一邊兒高，一樣的大手大腳，好像倫敦的巡警都是一母所生的哥兒們。

這羣人裏最出鋒頭，叫好兒的，是穿紅軍衣的禁衛軍。他們的腰板兒挺得比圖畫板還平還直，褲子的中縫像裏面撐着一條鐵棍兒似的那麼直溜溜的立着。個個乾淨抹膩，臉上永遠是笑着，露着雪白的門牙，頭髮剪得正好露出青青的頭皮兒。他們是什麼也不聽，光在圈兒外邊最惹人注目的地方站着，眼睛往四下裏溜。站個三五分鐘，不知道怎麼一股子勁兒，就把胳膊插在姑娘的白手腕上，然後乾躁着腳後跟，一同在草地上談心去了。

青草地上的男男女女，也有臉對臉坐着的，也有摟着脖子躺着的，也有單人孤坐拿着張晚報，不看報，光看姑娘的腿的。一羣羣的肥狗都撒着歡兒亂跳，莫明其妙的旺旺的咬着。小孩兒們，有的穿着滿身的白羊絨，有的從頭到腳一身紅絨的連腳褲，都拐着胖腿

東倒西歪的在草地上跑來跑去，奶媽子們戴着小白風帽，嘮裏嘮叨的跟着這些小神仙們跑。

馬威站了好大半天，沒心去聽講，也想不起上那兒去好。

他大概有二十二三歲的樣子，身量不矮，可是很瘦，黃白的臉色兒，瘦，可是不顯着苦弱。兩條長眉往上稍微的豎着一些，眼角兒也往上吊着一點；要是沒有那雙永遠含笑的的大眼睛，他的面目便有些可怕了。他的眼珠兒是非常的黑，非常的亮，黑與亮的調和，叫他的黑眼珠的邊兒上淺了一些，恰好不讓黑白眼珠像冥衣鋪糊的紙人兒那樣死呆呆的黑白分明。一條不很高的鼻子，因為臉上不很胖，看着高矮正合適。嘴唇兒往上兜着一點，和他笑迷迷的眼睛正好聯成一團和氣。

從他的面貌和年紀看起來，他似乎不應當這樣愁苦。可是，他的眉毛擰着，頭兒低着，脊梁也略彎着一點，青年活潑的氣象確是丟了好些。

他穿着一身灰呢的衣裳，罩着一件黑呢大氅。衣裳作得很講究，可是老沒有彈刷，看着正像他的臉，因為頹喪把原來的光彩減少了一大些。拿他和那些穿紅軍衣，夾着姑娘胳膊的青年比起來，他真算是有點不幸了。

無心中的他掏出手巾擦了擦臉；擦完了，照舊的在那裏楞磕磕的站着。

已經快落太陽了，一片一片的紅雲彩把綠絨似的草地照成紫不溜兒的。工人的紅旗慢慢的變成一塊定住了的紫血似的。聽講的人也一會兒比一會兒稀少了。

馬威把手揣在大氅兜兒裏，往前只走了幾步，在草地邊兒上的鐵欄杆上靠住了。

西邊的紅雲彩慢慢的把太陽的餘光散盡了。先是一層一層的蒙上淺葡萄灰色，借着太陽最後的那點反照，好像野鴿脖子上的那層灰裏透藍的霜兒。這個灰色越來越深，無形的和地上的霧圈兒聯成一片，把地上一切的顏色，全吞進黑暗裏去了。工人的紅旗也跟着變成一個黑點兒。遠處的大樹悄悄的把這層黑影兒抱住，一同往夜裏走了去。

人們一來二去的差不多散淨了。四面的煤氣燈全點着了，圍着玉石牌樓紅的綠的，大汽車，一閃一閃的繞着圈兒跑，遠遠的從霧中看過去，好像一條活動的長虹。

草地上沒有人了，只是鐵欄杆的旁邊還有個黑影兒。

2

李子榮已經鑽了被窩。正在往左伸伸腿，又往右挪挪手，半睡不睡的時候，恍恍惚惚的似乎聽見門鈴響了一聲。眼睛剛要睜開，可是腦袋不由的往枕頭下面溜了下去。心裏還迷迷忽忽的記得：剛纔有個什麼東西響了一聲。可是……

『吱——唧！』門鈴又響了。

他把纔閉好的眼睛睜開了一小半，又慢慢把耳朵脣兒往枕頭上面湊了一湊。

『吱——唧！』

『半夜三更鬼叫門誰呢？』他一手支着褥子坐起來，一手把窗簾掀開一點往外看，胡同裏雖有煤氣燈，可是霧下得很厚，黑咕籠咚的什麼也看不見。

『吱——唧！』比上一回的響聲重了一些，也長了一些。

李子榮起來了，摸着黑兒穿上鞋，冰涼的鞋底碰上腳心的熱汗，他不由的身上起了一層小雞皮疙瘩；雖然是四月底的天氣，可是夜間還是涼漚漚的。他摸着把電燈開開，然後披上大氅，大氣不出的，用脚尖兒往樓下走。樓下的老太太已經睡了覺，一不小心把她吵醒了，是非挨罵不可的。他輕輕的開了門，問了聲：『誰呀？』他的聲音真低，低得好像怕把外邊的稠霧吓着似的。

『我。』

『老馬？怎麼一個勁兒的按鈴兒呀！』

馬威一聲兒沒言語，進來就往樓上走。李子榮把街門輕輕的對好，也一聲不出的隨

着馬威上了樓，快走到自己的屋門，他站住聽了聽，樓下一點聲兒也沒有，心裏說：

『還好，老太太沒醒。不然，明兒的早飯是一半麵包，一半兒罵！』

兩個人都進了屋子，馬威脫了大氅放在椅子背兒上，還是一語不發。

『怎麼啦，老馬？』又和老頭兒拌了嘴。『李子榮問。』

馬威搖了搖頭，他的臉色在燈底下看，更黃得難瞧了，眉毛皺得要皺出水珠兒來似的。眼眶兒有一點發青，鼻子尖上出着些小碎汗珠兒。

『怎麼啦？』李子榮又問了一句。

待了半天，馬威嘆了口氣，又舐了舐乾黃的嘴唇，纔說：

『我乏極了，老李！我可以在你這兒住一夜嗎？』

『這兒可就有一張床啊。』李子榮指着他的床，笑着說。

『我來這張躺椅。』馬威低着頭說：『好歹對付一夜，明天就好辦了！』

『明天又怎麼樣呢？』李子榮問？

馬威又搖了搖頭。

李子榮知道馬威的脾氣！他要是說，問也無益。

『好吧，』李子榮抓了抓頭髮，還是笑着說：『你上床去睡，我照顧照顧這個躺椅。』說着他就往椅子上鋪氈子。『可有一樣，一天亮你就得走，別讓樓底下老太太瞧見好，睡你的呀！』

『不，老李！你睡你的去，我在椅子上忍一會兒就成。』馬威臉上帶出一釘點兒笑容來：『我天亮就走，準走！』

『上那兒呢？』李子榮看見馬威的笑容，又想往外套他的話：『告訴我吧！不然，這一夜不用打算睡着覺！又跟老頭兒鬧了氣，是不是？』

『不用題了！』馬威打了個哈喲：『我本不想找你來，不湊巧今天晚上沒走了，只好

來打攪你！

『上那兒去，到底？』李子榮看出馬威是決不上床去睡，一面說話，一面把他自己的大氅和氈子全細細的給馬威圍好，然後把電燈捻下去，自己又上了床。

『德國，法國——沒準兒！』

『給老頭兒張羅買賣去？』

『父親不要我啦！』

『啊！』李子榮楞磕磕的答應了一聲，沒說別的。

兩個人都不出聲了。

街上靜極了，只有遠遠的火車和輪船的笛兒，還一陣陣的響，什麼別的聲音也聽不見了。

街後教堂的鐘打了兩點。

『你不冷啊？』李子榮問。

『不冷！』

.....

李子榮臨睡的時候，心裏還一個勁兒的盤算：『早早兒起來，別叫老馬跑了！起來用涼水洗洗臉，給樓下老太太寫個字條兒，告訴她有急事，不等吃早飯啦！然後和他出去，送他回家——對，還是上舖子去好，父子見面也不好意思在舖子裏再搗亂……常有的事，父子拌嘴吧咧……年青，老馬……太認真……』

在夢裏他還不斷的這麼想着……胡同裏送牛奶的小車子嗡嗡嗡嗡的響起來了，大街上汽車的聲音也越來越多了，李子榮一機靈睜開了眼，太陽已經從窗簾的縫兒射進一條金絲兒。

『老馬！』

氈子大氈都在椅子背兒上搭拉着，可是馬威沒影兒啦！

他起來，把後面的窗簾打開，披上大氈，呆呆的站在窗子旁邊。從窗子往外看，正看晤士河，河岸上還沒有什麼走道兒的，河上的小船可是都活動開了。岸上的小樹剛吐出淺綠的葉子，樹梢兒上繞着一層輕霧。太陽光從霧薄的地方射到嫩樹葉兒上，一星星的閃着，像剛由水裏撈出的小淡綠珠子。河上的大船差不多全沒掛着帆，只有幾支小划子掛着白帆，在大船中間忽悠忽悠的搖動，好像幾支要往花兒上落的大白蝴蝶兒。

早潮正往上長，一滾一滾的浪頭都被陽光鑲上了一層金鱗：高起來的地方，一擁一擁的把這層金光擠破；這擠碎了的金星兒，往下落的時候，又被後浪激起一堆小白花兒，真白，恰像剛由蒲公英梗子上擠出來的嫩白漿兒。

最遠的那支小帆船慢慢的忽悠着走，河浪還是一滾一滾的往前追，好像這條金龍要把那個小蝴蝶兒趕跑似的。這樣趕來趕去，小帆船拐過河灣去了。

李子榮呆呆的一直看着小帆船拐了河灣，纔收了收神，走到前面靠街的窗子，也把窗戶擋兒打開，然後想收拾收拾書桌上的東西。桌子上有個小玩藝兒，一閃一閃的發亮。這個小東西底下還放着一個小字條兒。他把這些東西一齊拿起來，心裏涼了多半截。慢慢的走到躺椅那裏去，坐下，細細的看紙條上的字。只有幾個字，是用鉛筆寫的，筆畫東扭西歪，好像是摸着黑兒寫的：

『子榮兄：謝謝你小鑽石戒指一個。祈交溫都姑娘。再見威！』

第二段

1

這段事情現在應從馬威從李子榮那裏走了的那一天往回倒退一年。

伊牧師是個在中國傳過二十多年教的老教師。對於中國事兒，上自伏羲畫卦，下至袁世凱作皇上，（他最喜歡聽的一件事）他全知道。除了中國話說不好，簡直的他可以